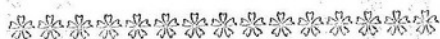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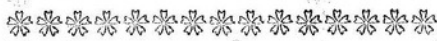
價 值

舞台劇第三名 舒宗浩



舒宗浩先生浙江衢縣人，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七日生，國光劇藝實驗學校戲劇科第一屆畢業。他說這個劇本能夠完成，多虧盛文翠同學蒐集資料，楊麗音、薛玲宜同學精神的支持，和陳玉美同學的最後校對、修訂。

尤其是他的母親，利用上班空暇之餘，幫忙謄寫，才使得「價值」得以順利產生。他心裏非常感謝。



故事：

趙心琪是個極受社會矚目的評論工作者。由於不滿現況，特別反對「崇洋媚外的心理及人才資金的外流」。經常為文導正社會發展的趨向，並替中下階層勞工抱屈伸冤，所以其「評論」能產生極大的迴響。趙妻培娟雖虛榮奢侈不善家務，但夫婦倆倒還感情彌堅。育有獨生女家倩，嬌生慣養自然是個千金大小姐。

好友董格平為心琪老同學。在商業界因投機取巧而致富，但由於其客戶屢受虧損，信用不佳以至面臨倒閉邊緣，於是想拉攏心琪合股，利用好友的聲譽企圖挽回自己事業前途；乃舉家前往逢迎，並命不學無術的兒子董瑞華一定要釣到家倩，成為趙家女婿。一封突然自美國的來信，趙家人欣喜異常，原來是趙子邦即將返國探望唯一親人，心琪以為多年不見的叔叔一定是衣錦榮歸，而董家人得知後更是暗動心機，準備好好拉交情迎接財神爺。

何嫂，趙家人，為了供女兒完成大學畢業的心願而替人幫傭。其女何幼玲也一心向學未負寡母期望。子邦歸，恰逢董趙倆家人外出購物佈置歡迎並赴機場等候，何嫂遂先行接待。培娟及董妻購物回來見一著寒儉夾克的土老頭端坐客廳，錯認必是何嫂

的客人，不分青紅皂白將趙子邦轟出，責問何嫂，何嫂飽受委屈未及辨別，趙心琪、董格平於機場接人未果掃興歸來至巷口正碰其叔子邦，而又折返，培娟董妻才知道得罪財神爺尷尬後悔，但子邦不以爲忤只含笑不語，對何嫂頗生好感。

由於趙家拚命獻殷勤，和董家每天數次赴趙家問候請安，使子邦覺得無法消受，心知爾等「必有所求」，決定好好考驗他們，另一方面子邦對何嫂的好感轉爲關心，董妻錯覺其叔尋偶，連忙自薦推銷親姊，笑話百出，而後董格平又欲誘子邦出錢投資所謂「最大事業」，心琪獲悉認爲「肥水不落外人田」勃然大怒，兩好友幾至翻臉，幸賴格平花言巧語許以優厚利益，才使心琪動心首肯。

在田被德拉線攀關係不成，董妻仍不死心，竟唆使原本和何家倩要好的兒子，轉移目標向何幼玲進攻期能子邦交情更近一層，但董瑞華及被幼玲所制而告計畫碰壁。董妻吃癆由忌妒轉而懷疑子邦到底有幾兩重，並使培娟對其也大失信心，趙董兩家決定暗中調查子邦底細，查出子邦並沒有什麼萬貫產業，馬上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誰也不願收這個爛攤子，子邦立即成了沒人理睬的孤老頭，但何嫂與幼玲對子邦依然關心照顧，而瑞華的目標也轉向家倩。

董格平因業務經營不當終告垮台，心琪蒙受了投資損害和名譽連累，聲望一落千丈，趙董兩家決定出國逃債，但被債主盯牢不能出境，正當山窮水盡無路可走時，子邦突然表示願助他們渡過難關，始知子邦爲擁有數家船務公司之大老闆，心琪等追悔莫及，並深受感動，誓言腳踏實地從頭做起。

主題：1. 改良社會風氣，必須從個人本身做起

2. 做個知足常樂，腳踏實地的好國民

全劇人物：

趙心琪 男四十多歲。社會評論家，知名度頗高。其在各大報章雜誌所評時事極受各界重視，經常呼籲不同階層人士須如何，應怎樣，才能改革社會弊端！却忘了呼籲他自己。

趙太太 (培娟) 四十歲，頭腦簡單却好面子，只知享受安樂而不懂料理家務與相夫教女！

趙家倩 十九歲，獨生女，個性倔強，喜耍脾氣的大小姐。

趙子邦 心琪叔，早年喪妻赴美闖蕩。是一憨直爽快的長者。身強力壯一如中年人。

何嫂 純樸老實的寡婦，趙家佣人。其替人幫傭是爲供給女兒完成學業。

何幼玲 何嫂女兒，大學生。對事物看法要求過高，但依賴心很強。

董格平 投機商人，目光短視，好自作聰明賺取不義之財，心琪好友。

董 妻 拜金，饒舌，小家子氣，典型的勢利眼。

董瑞華 承襲父母性格的纨绔子弟，好玩樂，到處拈花惹草。

田菘德 董妻親姊。大概由於獨居過久而性情怪異。她的年齡只有天曉得。

佈景：

一棟裝潢華麗的別墅洋房。

前院種植幾株漂亮的熱帶樹木，院外遠遠的矗立幾座高樓大廈。經過院子穿入落地窗門即是客廳，佈置美觀舒適。左側隔間考究的書房，右側通傭人房和另間臥室，樓上則是兩間套房。

舞台設計著重色彩明朗協調和室內清爽的氣氛。

第一幕

啓幕

△這是個秋高氣爽的早上，庭院內椰子樹被晨風吹的沙沙作響，朝陽透過落地窗正好照在書桌上。

△心琪在將要發表的評論稿上振筆疾書著，只見他不時托腮發呆，停筆搔頭，像似期盼有突發的靈感助他趕快完稿。

△培娟哼著歌著浴袍出，頭上圍著條大毛巾，兩手不停的搓著。

培：心琪！你有沒有聞到一股味道？

△她蹣跚的走入書房。

琪：呔？噢！什麼味道！

△心琪埋首不經心的問著。

培：我頭髮的香味！這是電視廣告特別推荐的新產品，帶有綠野清香芬芳的蘋果氣息，你仔細聞聞。

△說著就移了撮秀髮湊近心琪鼻子。

琪：好了，好了！別影響我的思考，讓我趕完這篇社論，報社已經催了好久等著要呢，您去逛個街，我就寫好了！

△培低頭胡看一會

培：心琪你已經注意清道夫的福利與安全啦，上次你不是才寫礦工和漁民的生活嗎！

△心琪停筆想想得意的說

琪：當然啦，我的關心就像最新X光雷射掃描器，社會一切的病態陋習都躲不過我的法眼，我要不斷地大聲疾呼需要關注的地方，和值得嘉許的地方，對社會現況的不滿及對社會未來的理想，甚至不惜犧牲我目前的一切……好了，不多說啦！

培：心琪，你好偉大！

琪：哪裏，這是我應做的份內之事。吔！妳不是要去作頭髮嗎，別打擾我拜拜托！

培：好吧！那我約董太太陪我一塊去。

△培娟說著走入客廳撥電話

培：喂！董太太嗎，怎麼還沒睡醒呀，我是誰都聽不出來啦，是呀……哈哈……待會我們去作頭髮吧……唉！我老公沒時間現在正忙著爬格子呢……嗯！妳可不能小看哦！這是一門神聖的學問哩！他說我們的社會是百病叢生，我老公呢，就是個權威的大夫，如果不趕快診治，馬上就會蔓延惡化……當然有那麼嚴重囉！（大驚小怪）

琪：太太，幫幫忙，這篇玩意是貧困勞工的救命符，小聲一點好嗎！下午要交稿啦。

培：好好，不吵你。喂！老公嫌吵，我們談小聲點……

△門鈴響

培：何嫂！何嫂！快去開門看誰來了？……對不起！我去開門，待會！

△培娟放下電話出

OS：心琪！你的可口可樂送來了！

琪：哦！（掏錢去）

培：下次要叫就多叫幾打，這樣三天兩頭的送多麻煩。

△培娟邊說邊入繼續接聽電話，心琪帶可樂回書房

琪：別緊張，別緊張，像陣風似的會把人家嚇跑了。

△心琪又好笑的檢起稿紙，家倩想起什麼忽停腳。

倩：爸爸，我這套禮服好看嗎！

琪：那還用說，我的女兒當然漂亮！今天跟誰？

倩：道奇王，你不認識的！

△董瑞華西裝革履揮著鑰匙走進，顯規股流氣，一眼瞧見家倩不禁高聲歡呼。

華：嗚呵！家倩你今天的打扮真美呀！

△心琪被吼聲嚇一跳。

倩：原來是你，害我那麼高興。

華：乾爹驚訝吧！

琪：我的心臟差點麻痺。

倩：隨便就進別人家裏，你懂禮貌嗎？

華：我又不是第一次來，況且我來乾爹家找乾妹，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事，幹嘛嚕嗦一大套。

倩：少來！你這個以「合法掩護非法的鬼把戲早就拆穿了，我可沒承認有你這乾哥！

華：不承認也無所謂，反正生米下鍋遲早會煮成熟飯！

倩：嘎？

華：：我的意思是：：這已經成事實了，乾妹我們走吧！

倩：去那裏？

華：噢！我們不是約好開車到海邊兜風！

倩：：：我忘記了，不過我：打算和別的男朋友去看電影跳舞：：

華：不可以！我好不容易才從我爸那邊把鑰匙偷出來，剛才在路上怕遲到闖紅燈結果被開張罰單，千辛萬苦趕來，妳反而要赴別

人約會，那怎麼行，憑什麼，不行！

△家倩也火大

倩：不行就算了，反正爸爸還沒同意我出門。

華：（急忙）哎哎，別：別這樣，我只是一時衝動口不擇言，但我可都是好意，怕妳受到別人欺負！怕你——
倩：哼！見鬼（轉臉）

△瑞華著急向心琪討救

華：呃！乾爹，你看乾妹連個悔改機會都不給我！

琪：你們年青人的事，我怎麼幫得上忙。

△瑞華再次求助拱手作揖

琪：家倩妳就勉強陪陪瑞華吧。

倩：爸，我被欺負，你還幫他說話。

華：冤枉，我喜歡都怕來不及那還敢欺負妳呀。

琪：不要讓他太難堪。

倩：好吧！要不是爸幫你，我才不理你！

華：妳答應了！

倩：先別高興，我是要你送我去道奇王家裏

華：哎！

倩：哎什麼，快去發動車子吧，要不你連送我的機會也沒有了！

華：好吧：走一步算一步！

△家倩目送瑞華出門後起身

倩：爸爸，我今天大概不回來吃晚飯了！希望——

△說完急忙追出

琪：（搖頭笑著）：鬼丫頭

OS 格平：瑞華你怎麼不講一聲就把老爸轎車開出來

△車門關啓聲

OS：家倩：董叔，董媽再見！

OS董妻：寶貝兒子，開車小心一點！

△董格平夫婦鬥嘴同上

妻：叫你不要跟孩子大聲小叫的徧不聽，嚇得他們頭也不回的就跑了！

董：他把我的車開跑了，留下破摩托車讓我們騎，路上妳還一直抱怨我沒管好兒子，倒頭來還是不對呀！

妻：本來就是，誰讓你不買部車給他！

董：買啊！我有錢不知道買給他，妳又不是不曉得咱們現在債臺高築不比從前啦，今天來這裏還打算動人家的腦筋！

妻：怎麼動？

董：把話吹大一點，好處說多一點，魚自然就上鈎。

△董妻點頭贊同格平主意

△心琪聽庭院有喧嘩聲奇怪至門口瞧

琪：嗨！老董，今天是來報仇的吧，請進、請進。

董：哎呀！老趙你氣色愈來愈好了。

琪：哪裏，這還不是托您的福！

董：托我的福！

琪：是呀，那晚承讓了！

董：說笑，不過今天我是有備而來要和你好好撕殺一番，反正我還有老婆可以作抵押，哈哈！

妻：死鬼！對了怎麼沒瞧見趙太太？

琪：她在樓上換衣服！

妻：那你們聊，我去看她。

△董妻入內去

董：最近還忙著寫稿呀？

琪：寫稿？我的工作並不侷限在幾張稿紙上呀！

董：平常大部份時間你不都是躲在書房裏寫東西嗎？

琪：憑我們多年交情你對我了解也不過如此，看來……今天我是想糾正你對我這個工作的看法，溝通彼此的觀點！

董：能讓名評論家指點是機會難得，我當然虛心受教！

琪：首先我要聲明我所經營的工作實際上是一項偉大的文化事業；所謂「文學新聞，新聞文學」，新聞是有時間性的，而文學則是永久性。時間一過，新聞便成爲舊聞，文章再好……也只成明日黃花。如果時過境遷而人性價值還在，感動力量仍存在的話，那麼便是新聞的文學，我主要做的也就是這些……

董：好！說得真好，不愧爲一代文豪。

琪：對不起我還沒說完！

董：還有下文哪！

琪：所以就依我這個論點和這雙冷眼的旁觀，再善用這支生花的彩筆，我就能與社會惡勢力對抗到底，……什麼投機倒會，套匯走私，貪污舞弊，賄賂勒索……文化人雖然窮了點骨頭可是硬，我重視的就是這點輿論制裁。

董：對……當不上官的才罵作官的！

琪：而我最反對的就是崇洋媚外的心理和人才資金的外流這不僅影響國家的尊嚴，甚至破壞國家整個經濟金融只要社會上有一點風吹草動，我一定會作最嚴厲的批評！

△董格平熱烈鼓掌

琪：老董如果你很有興趣請看拙著「文化人」一本七十元各大書局書報攤都有賣，買來後我再替你簽個名噢！

董：我非常支持你這個論點，臺灣的紡織是世界有名的，我現在公司的業務就是專做外國人的生意，主要產品都外銷替國家爭取外匯。由於品質優良，訂單源源不斷寄來，賺了一筆可觀的財富，所以我打算擴建分廠！

琪：蠻不錯的嘛……

董：不錯是不錯，可是……我一個人分身乏術，爲了找不到合作的適當人選在傷腦筋呢！

琪：這就不用操什麼心，自然……

董：哎呀！我真糊塗！眼前這麼一位優秀的人選我都疏忽了！

琪：我？（吃驚）

董：是呀，怎麼樣，心琪兄如果能够投資合夥的話，我真想與你有福共享，就憑我們的交情，這幾十年的來往好處當然不能讓給

外人……

△心琪頗爲動容考慮著

琪：這……？

△培娟與董妻談笑下樓

妻：我先生紡織生意作得大的不得了，賺了不少錢吔，可能就要出國考察業務，順便帶我到歐美國家旅遊觀光呢！

娟：那你們是二度蜜月囉！我真羨慕你們，不像我老公一天到晚就趴著書桌上作文章，平常都難得出趟遠門！

妻：二度蜜月？……跟他！得了吧！妳看！他那付土財主暴發戶的德性，算了！一點情調也沒有。

董：好啦，太太就別出我洋相

娟：心琪，趙太太家馬上都準備出國了，你從來都沒有好好陪我到外面玩過！

琪：呃……

董：嫂子！沒關係，心琪兄正打算和我合作，到時我們兩家就可以一塊出國做這個……「二度蜜月」

娟：真的（興奮）

△心琪猶豫一會

琪：對，別看我平常只能搖筆桿寫東西，做起生意來我自信還有一套

董：這麼說你是……？

琪：我願意參加股份與你合作！

△董格平夫婦異口同聲

董：那真是太好了！

妻：那真是太好了！

琪：兩位真是夫婦連心！

△琪，娟不禁笑了起來，董氏夫婦也尷尬跟著笑著

△何嫂提著菜籃滿身大汗的進門手裏拿了封信

何：先生，太太

娟：噢！妳什麼時候出去的，我以爲……

妻：這就是你們家剛請的佣人呀！

何：一大早怕吵醒先生太太，所以就先去買菜。

娟：（對董妻）那我誤會她了。

何：先生！有你一封信從美國來的信！

娟：美國？

琪：拿來我看！

△何嫂交信後即退，心琪細心的拆閱

董：你們有親戚朋友在國外哇！

妻：挺不錯嘛，以後出國觀光還可以省筆旅館費

娟：誰的！上面說什麼？（沉不住氣）

△心琪揮手示意安靜繼續注意看信

琪：噓——

△培娟，格平，董妻，三人相覷莫名其妙

△心琪突然喜悅大叫

琪：嘩！太好了，叔叔馬上就要歸國探親了！

娟：叔叔？我們什麼時候冒出來一個叔叔，從來沒聽你提過！

琪：咳！……我這個叔叔可大有來路！

妻：真的！那一定很了不起？

董：我最崇拜有來路……！我是說有能力的人物，說來聽聽……！

琪：嬌嬌過世後他就立志要創出一番事業而四海爲家，不僅心胸寬大也很豪爽……這棟別墅就是他老人家送給我的！

妻：嘎！慷慨吔。

董：這房子小說也值個幾千萬，他可真大方。

娟：我們真的有那麼好叔叔！

琪：所以我才高興呀。

董：那麼這次他一定是衣錦榮歸，回國探親一方面也可能投資囉。

琪：我想應該是，出國前我記得他曾表示過一定要闖得轟轟烈烈的回來。

△格平董妻不禁吞口水。

娟：幾號回來呢，我們要好好佈置熱烈歡迎才對。

妻：應該的！

琪：他信上寫後天中午可以抵達臺灣。

董：最好早點著手準備！

妻：這個我最內行，我知道一個國際飯店，那裏的總統套房真不錯！先安排他住在那裏，再帶他到臺灣各處名勝古跡去遊玩，我可以……

董：妳這些點子都過時了，還是由我負責作嚮導，一下飛機就直接到觀光理髮廳先來他個兩節，然後到北投洗三溫暖，再找家旅

社休息……

妻：你敢！……看我不剝了你的皮！！

董：開玩笑的……我哪有膽子。

琪：其實怎麼安排都一樣，不過我想讓叔叔住在家裏，他一直都很孤獨，這次回國必然很希望和親人聚聚。

娟：家裏忽然多添個人，又是長輩，怪拘束的！

琪：爲長輩盡孝，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

董：對！讓叔叔享受天倫之樂！

妻：怎麼你也叫叔叔？

董：（眨眼暗示）呃！我從中學時代就和心琪是好同學，到現在又是好朋友，何況……我們的子女都彼此認乾爹乾媽……憑

這些……他的叔叔當然也是我的叔叔。

妻：（與有榮焉）對叔叔應該叫叔叔（興奮笑著）哈哈……

△大家都被引笑起來

——幕落——

第二幕

啓幕

時間 距第一幕兩天後的下午

△何嫂提了桶忙著擦拭家具

△幼玲坐在沙發上看報紙

△何嫂差點不慎打破花瓶

△幼玲著急提醒

玲：媽！小心點！我們不要打破人家東西。

何：唉——年紀大了，手脚都不聽使喚。 噢！不是說什麼要畢業考了嗎，今天怎麼沒去圖書館？

玲：簡直豈有此理嘛！噢！等下才去。

何：你在看什麼？

玲：趙叔的社論。

何：怎麼啦！

玲：哼！他的文章表面上冠冕堂皇其實內涵膚淺的很！……說什麼社會上的崇洋媚外心理日趨嚴重，留學生要負大部分責任，因為他們素質良莠不齊而造成，呼籲有關單位今後對留學生嚴格考核並限制名額！

何：這有什麼不對？

玲：媽！妳想想看一個整天祇會躲在家打麻將的評論家，會了解什麼社會陋息。我看該出篇自我檢討專欄。

何：小聲點！

△幼玲自覺低聲問

玲：趙叔一家人呢？

何：聽說有個親戚今天要從國外回來，他們忙著接待去了所以我再把房子打掃一次也比較乾淨！

玲：難怪。還好！

何：媽在這幫人做事，妳又是晚輩，再怎麼樣我們也不要太說人家的不是。

玲：我是氣不過那些盲從的讀者，竟然公推他是個很有魄力的社會改良工作者，說他非常敬業盡職，對現實缺失敢於發表敢於批評：

何：好了，高材生你到是不滿意，那也可以寫篇稿子發表不要在屋裏嚷嚷了。

玲：哼！我才不屑跟這些言行不一致的社會改良工作者為伍。我要出國深造，等拿到博士學位再回國，做個默默耕耘者。

何：你打算出國？

玲：喔！是的，媽！忘了告訴妳，我已經通過托福考，我想畢業就去，不過還是先要跟妳商量：

何：出國！需要不少錢吧！

玲：大概二十萬就可以下來。

何：這麼多——

玲：我問過了，如果把鄉下的老房子賣掉可以勉強拿個十五萬，再加上銀行裏的二萬還差個三萬！……

何：那房子是妳爸留下來的！

玲：我知道……可是……等我拿了學位回來，賺的錢可以買比那更好的房子，而且……我好不容易才考取的！

何：好吧！我來想辦法……

邦：剛才找門牌的時候不小心滑一跤把褲子磨破了！

何：原來如此！我去拿針線替你縫。

邦：（尷尬）那真麻煩妳了。

何：沒關係，不麻煩。

△子邦瞧何嫂入內後亦進書房匆忙脫下破褲

△何嫂拿針線出並替子邦沏壺茶

△子邦隔著牆角歪著身子，遮遮掩掩的遞上長褲。

△兩人都有成年人的尷尬和強自鎮定

△何嫂接過長褲細心縫著

邦：謝謝哦，您是！！

何：我是這裏的佣人，他們都叫我何嫂。

邦：多虧妳，否則待會還真不好意思和他們見面呢。

何：哪裏，這是我應該做的。

邦：看樣子心琪日子過得還不錯囉！

何：嗯！先生很會寫文章報紙上常常有東西發表，夫婦倆很恩愛，還有個漂亮的女兒。

邦：叫……家倩是吧（喜悅）！我就知道多年不見這孩子一定會有出息，他們日子過得好，我也就放心了！

何：先生太太一大早就去機場了，怎麼會沒碰上呢？

邦：我是跟貨櫃船一塊回來的，大概信上沒說清楚！

何：趙先生是在船上工作嗎？

邦：興趣！跑跑碼頭到處走動，一方面遊覽見見世面，也可以鍛鍊鍛鍊筋骨，別看我年紀一大把了手腳還蠻俐落的！

何：難怪，滑破了牛仔褲，人倒沒有摔傷！你比牛還強壯！

邦：（大笑）您真會說笑話。哈哈！

何：老年人嘛活了大半輩子，開朗些日子過得才有點樂趣！

邦：對！年青人有年青人對未來的看法，老年人就有老年人對生活的體驗。隨著社會的改變，大家庭的時代結束了。孩子長大後就不願意和父母同住一個屋頂下，說怕老年人囉嗦……保持距離，以求清靜。

何：所以兒女長大成人之後，我們反而有種「若有所失」的感覺，覺得自己被遺忘了，老人家除了整天守著房子，就是擔心孩子的去向。

邦：我看過一篇報導……說什麼和長輩住在一起……往往免不了有「代溝」的問題，代溝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兩代觀念不能溝通啦……彼此之間都各自以為是。這問題在美國很流行，有人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老年人的墳墓，這話並不是言過其實，在我們處處學習歐美的今天，這點千萬別跟上。

何：這倒可以放心，我們臺灣不但是兒童的天堂，也是老年人的樂園呢……喏！補好了；試試可不可以。

△子邦接過看看

邦：唔！手工很好，可是膝蓋這還有一點！

何：對不起！老花眼沒注意到，我再補補！

△培娟董妻濃裝豔抹身穿禮服，捧著大包小包東西上。

娟：奇怪！太陽不大，天氣這麼熱，尤其……穿了這身衣服出門還真不是味道。

妻：最氣的就是人沒接到，還捧了一大堆東西走來走去，真想找個人罵罵！

何：太太回來了。

△何嫂放下針線奔至門口幫忙拿東西。

△董妻一進門即望見子邦在書房。

妻：（諷刺的）喲！何嫂！你有客人呀！你的客人真有學問！

何：不！他是……

妻：我說趙太太，妳們家傭人也真的……！主人不在家，倒挺會利用時間！

娟：何嫂妳應該招待他到妳房裏去嘛。

△子邦急忙出來要說什麼！又縮了回去

妻：呔！（驚叫），他還沒穿褲子呢！

△子邦拿過何嫂遞進來的褲子

邦：對不起！對不起。

娟：何嫂！妳也太不像話了！

何：（忙解釋）不是，太太，他……

妻：哼！還好叔叔沒來，否則成何體統！

娟：何嫂！趕快把你的客人送走。

何：可是……

妻：怎麼啦，還依依不捨呀！

娟：待會叔叔就要來，別慢吞吞了！

何：這……他……

妻：妳不方便說那我說；這位先生！我們有貴賓要來，這裏須要佈置一下，請你趕快離開！

邦……好！我馬上走（對何嫂）對不起！

娟：唉——好了，快走吧！何嫂我不會饒你！太丟人現眼了。

△子邦狼狽走出，苦笑。

妻：這次；叔叔回來是關於我們倆家的前途，差點就讓妳攪和了。

何：誤會，這是誤會！

妻：我親眼瞧見的誤會，到現在還想狡辯！

△何嫂受委屈難過

娟：你也上了年紀，女兒都這麼大了，唉——妳回房去吧！

△何嫂無奈入

妻：真不像話，還好我們先回來。我看妳還得再換傭人。

娟：等她作完這個月再說吧！

妻：我們現在要怎麼弄呢？

娟：心琪準備把房間讓出來給叔叔住，我們搬到樓下來。

妻：那多不方便，乾脆就住到我們家來……

娟：不行，心琪會不高興！

妻……：那樓上最好重新裝潢弄漂亮點，對！要歐美式的設計佈置。

娟：這一點我倒沒想到。

妻……：要安排叔叔在這覺得跟住在美國一樣習慣，吃飯時……多弄點西餐牛排，生菜沙拉！儘量合他的胃口……然後……

從現在開始也要多講這個英文會話！

Good Morning uncle!

Good day My dear uncle!

Good night My dear uncle!

△心琪、格平、子邦三人同上

琪：我們到詢問服務臺去查您的坐機班次都沒有結果，本來擔心今天您不會回來了，想不到！叔叔竟然是坐船來的。

董：還好心琪認出叔叔來，不然……在巷口又要錯過面囉！

△培娟，董妻至門口迎接

妻：噢！（對子邦）你怎麼又回來了？

娟：心琪你認識他呀！

琪：他就是叔叔！

△培娟，董妻聽後大驚……

娟：噢！他就是叔叔呀！那個從美國來的叔叔！

妻：哎喲！我的媽！希望不是真的！

董：你們見過面！

△兩人尷尬答不出話

△子邦不以爲忤的笑著替其解圍

邦：見過，見過，我剛才進來過以爲走錯屋子，所以又出門啦。哈哈……

董：（恍然）難怪！

琪：叔叔的行李呢？

邦：帶來帶去不方便，暫時托人保管！

娟：叔叔請坐嘛（不好意思）

邦：妳大概是培娟吧。

娟：（羞怯）是的……

邦：心琪可真有眼光娶了個漂亮的太太，哈哈……

娟：叔叔對不起……剛才……

邦：沒關係，我不會放在心上。

琪：怎麼回事呀？

邦：都怪我粗心大意，沒把行程說清楚，出了點小誤會。哦！他們是……？

董：（毛遂自薦）我叫董格平（遞張名片）我和心琪是從小的好朋友……以前的好同學，現在的好兄弟……所以我也應該叫你

聲叔叔……這是內人。

妻：（慚愧）叔叔好……

邦：不敢，大家總算見著面啦！（安慰）

△兩對夫婦也感欣喜

妻：我提議應該好好慶祝一下，替叔叔接風洗塵。

董：附議！我對於臺北的各西餐廳大飯店都很熟悉，我們去包準可以打折扣！

琪：叔叔這樣安排好嗎？

娟：待會罰我一杯酒給叔叔賠罪！

邦：好……你們看著辦，不過……

琪：叔叔儘管說。

邦：我想請何嫂一塊去！

董：何嫂？

△眾驚異

邦：我覺得她才是今天的主客！

妻：（賣弄）of course！ of course！

——落幕中有諷刺音樂——

第三幕

啓幕

時間：第二日早上

△趙心琪整理書桌上的稿件

△培娟董妻無精打采坐於沙發等候

△格平心神不寧來回走動

董：都已經九點多了，怎麼還沒回來？

妻：誰曉得……一大早就被你吵醒趕來這，結果……叔叔不在家。

琪：（苦笑）連我都不知道他去什麼地方！

娟：會上哪兒呢？……最奇怪的是何嫂也不見啦！

妻：何嫂真厲害！

娟：怎麼說呢？

妻：妳想想看，一個窮寡婦賴上個有錢的孤老頭……不打他主意才怪呢！

董：太太妳別再亂說話啦，昨天鬧得還不夠呀。

妻：這次：我可有事實根據，你沒瞧昨天酒席裏，叔叔左一個「何嫂多虧了妳」，右一個「謝謝你了何嫂」……聽得鷄皮疙瘩都起來了！

娟：經妳一說，這裏面……好象真有點明堂？

琪：女人就是會東猜西想，等叔叔回來就知道怎麼回事……。

△董妻愈想愈不是滋味

妻：不行！我絕對不能讓何嫂佔到便宜！

娟：你說什麼……

妻：沒什麼！我是說……叔叔要是一個人孤單寂寞，我倒有個合適的人選介紹給他！

娟：誰呀？

妻：我姊姊……田筱德！

△格平正欲喝水，聞言噴水

娟：合適嗎？

妻：一定合適！她今年……還沒有結婚，到現在仍然是小姑獨處哩。

娟：你姐姐……年紀比你大囉？

妻：不……我是說……是……其實不是……哎呀！她只是眼光高，喜歡挑挑對象而已。

△子邦何嫂慢跑入院

△入院後兩人同作暖身操緩和一下

何：這幾年！我已經養成晨跑的習慣，不但精神很好，也很少生病啦。

邦：的確：大清早活動活動可以呼吸新鮮空氣……生活也顯得有規律……。跑了一身汗以後回家就洗個「冷水澡」。

△子邦作了個滑稽動作逗得何嫂笑彎腰

何：哈哈……

邦：咦！不一塊進來。

何：我得把院子打掃乾淨。

邦：那妳忙吧。

△子邦提了包東西進

△格平第一個發現搶先問候！

董：叔叔早！昨晚睡得還好吧！

妻：一大早您就去跑步啦。

娟：我們等著叔叔回來一塊早餐！

琪：叔叔要不要先換件衣服？

邦……：剛才我和何嫂在巷口吃了套燒餅油條，味道還真不錯，所以也給你們帶了幾套，你們吃吧，我進去沖個涼。

△子邦入

妻：怎麼得了，這樣下去怎得了，趙太太……！我們一定要阻止這件事，你得去跟何嫂說清楚！叫他打消念頭，最好……打發她走。

娟：真不懂！何嫂有什麼好？

妻：沒關係！我現在就把我姊姊帶來，格平我們走吧！

董：要回去啦太太，才剛來？

妻：走走走！回頭我再跟你說清楚

△格平被董妻拉出

董：心琪兄，嫂子那我們等下再過來——

琪：好！待會見。

何：董先生，董太太再見。

娟：心琪，你不覺得他們夫婦怪怪的，尤其叔叔回國後，三回兩頭往我們家跑……萬一——

琪：也沒什麼嘛，畢竟總歸是我的親叔，何況格平擴建分廠我也參與投資，再大的好處也不怕被他搶去，有道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何嫂掃好庭院欲回房間

△培娟想了想將其叫住

娟：何嫂！我有話對你說。

何：太太有什麼吩咐！

娟：妳先坐下。……我知道你工作很勤快……我也知道你一直很拮据，女兒還在唸書，丈夫又死得早——

何：太太——

琪：培娟！

娟：我曉得啦！所以……我打算給你一筆錢——

何：這——

娟：當然啦，我是有條件的，希望妳不要再纏著叔叔。

琪：太太……你小說看太多了！

娟：你讓我處理行不行！……我的意思呢……也就是……最好妳能換個環境，我會幫妳留意的

△一個光圈打在何嫂身上

△OS和培娟的話重疊。

娟：當然……我也不是嫌妳，可是……叔叔是我們唯一的親人，而且……你是個寡婦，女兒又大了，總是不好，雖然叔叔也許不

計較，但是你要了解……你是個下人，妳的處境……我很諒解，所以這三萬塊就算是補贖。

OS玲：媽！那邊學校已經考上了，我想畢業就去，畢業就去，畢業就去，不去很可惜，二十萬，很可惜，二十萬，我一定會好

好唸的……二十萬……差三萬……差三萬……謝謝您，媽！妳真好，真好，不去很可惜，媽，您真好！
何：好……我答應。

娟：會那敢情好：我待會就把錢給你。

△何嫂黯黯然退

琪：連個佣人都容不下！

娟：家裏面的事，你少插手，而且……我這是幫你哋，難道你看不出何嫂在打叔叔的主意……連他自己都默認了。

噢！奇怪，你爲什麼要幫他？……原來你對何嫂……？

琪：她那麼老！

娟：那麼……是她女兒，她很年輕噢！

琪：哎呀！太太，妳扯那去了！

娟：要不然……你爲什麼幫她說話……你給我交待清楚！說！

琪：別無理取鬧好不好……搞得我火氣也大了。

娟：你火氣大！我火氣比你更大！人家胳膊都往裏彎，你反而說我無理取鬧！

OS 邦：誰火氣大啦？……我這兒有清蓮解毒散！

△子邦拿藥瓶出，見狀不明

娟：叔叔，心琪他欺騙我。

琪：妳幼稚！

娟：你自己呢？一個人踏三條船還敢說。

琪：我們不要吵了好不好。

娟：你怕難爲情是不是？……我不怕，反正豁出去了。

邦：好了好了，你們夫婦倆以前不是挺恩愛的……爲什麼事在起爭執？

琪：呃……？

△兩人都停下來想

邦：夫婦之間最重要的是相敬如賓，你們這樣吵架，連個理由都沒有……

琪：是……培娟想再換個佣人！

邦：何嫂不是作得蠻好嗎，換佣人！我反對！……不行……

琪：是啊。

娟：你！

△培娟生氣入

邦：培娟！

琪：別理她……這麼大的人了，還跟小孩一樣。

邦：你們也真是的！在國外想請個佣人，真是不簡單，先要到介紹所掛號登記，好不容易排到了，人家還要看看工作環境合不合適，否則還不幹哩，那像你們東挑西揀的。

琪：美國那個地方顯然與我們不同，因為他們在經濟、軍事方面有極龐大的潛力，對於世界的未來也具有影響……先天的條件就比我們好，更何況就連低層勞工都有職業工會的保護，所以——

邦：不！美國之所以有今天……是因為有持續不斷的移民浪潮帶來大量勞力和合於經營企業、發展工業的特性基礎上，這個基礎就是提供合理的工作環境。工作者能够憑己意願努力生產！

琪：可是他們用低廉的價格到處搜刮原料，却不開採本身擁有的豐富資源，憑藉海外的投資……尤其重工業的投資獲得龐大利潤，美其名是慷慨協助開發中國家工業起飛，難聽一點……就是實行經濟侵略，在國防上，他們賣完槍以後，也賣防彈背心，這叫關係企業，在其他各地先進國家……對弱小之國提供的援助大概會得友誼作爲報償，但是美援例外，美援贏回來的總是誤會。

邦：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所以強國之道爲何？也就是如此……

心琪！你的評論的確很精采……但……難免也有些偏激之處……做什麼事都一樣……不要太主觀……這樣……你的判斷才能更正確。

琪：謝謝叔叔的批評。

△格平董妻，田筱德入。

△田筱德是個陰陽怪氣的老處女，有點自大、狂妄、小家子氣。

妻：叔叔呀！我們來了。

董：我們是特地向叔叔請安的。

邦：早上不才剛見過嗎？

董：禮多人不怪嘛！

妻：對！對！

琪：這位是……

妻：是我姊姊，聽說叔叔回國了……她一直想來拜訪……所以……我把她帶來，反正大家都不是外人。

田：你好：趙先生！

邦：不敢當……請坐。

△子邦將格平拉一旁

琪：你們怎麼回事？

董：呃！……是我太太的意思，她怕叔叔一個人會寂寞，所以……

田：（開門見山）我已經久仰了趙先生的大名，……這是我的中英文自傳……另外附上一份履歷表，請您過目。

△子邦莫明其妙接下

田：（自我介紹）我有嚮叮嚀的學歷和輝煌的經歷，曾經是婦女會的主要幹部，倡導過獨身主義，發表過男人骯髒論，著作有菓菜美容和營養經等書。

邦：田小姐來的目的？

田：時間總會改變女人的一切……我深深體會到這句話，……以前來不恥下問，你沒有太太的管束……我沒有丈夫的拖累……看來……應該是……理想的一對。

△子邦糊塗傻了眼。

妻：叔叔覺得我姊姊怎麼樣？

邦：嗯……很有個性。

妻：她大老遠的趕來，叔叔不請人家出去走走？

邦：（亂了方寸）有必要嗎？

董：這是理所當然！應該的。

田：「這件事」得非常慎重！……我覺得應該找個安靜的地方像茶室咖啡廳的好好談談！

琪：我想（解圍）「這件事」由於太突然了，叔叔也沒作好心理準備，最好……改天約個時間。

邦：對對，另外找個時間。

妻：（掃興）既然叔叔這麼說，那明天早上吧！

邦：可以！

田：明天早上？對不起打擾了，告辭！

邦：慢走！再見。

△董氏夫婦至院內突停腳

董：我看……妳也別攀關係了，叔叔好像很不自在，還是照我的計劃。

妻：剛見面難免生疏點，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董家人倖倖離去

△子邦不禁喘口氣

邦：田筱德！天曉得！

琪：他們到底想幹什麼？

邦：也是一番好意……祇是……消受不了……你也應該進去安慰培娟啦。

琪：別理她！不會有事……

△琪看邦，終於入

△何嫂穿戴整齊出

邦：咦！何嫂！你要上那去啊！

何：我不做了！

邦：不做了！何嫂！小孩子嘛！別跟他們一般見識！

何：是我自動辭職的！哦！趙先生，麻煩妳跟太太說一聲，三萬塊算我跟她借了……

邦：三萬塊？到底怎麼回事？

何：說起來……還真對不起你！

邦：我？

何：我實在太需要這些錢了。不然——趙先生……您是個好人，你一定要幫這個忙……雖然……

邦：等等！等等！你把我搞糊塗了。到底怎麼回事，坐下來慢慢說！

何：怎麼說呢！……最近我需要一筆錢……（邦欲插嘴）不是的……在臺北我沒有朋友……所以我想先向太太預支幾個月的薪水

，沒想到我還沒開口，太太就……

邦：那三萬塊是——

何：太太以爲我對您……對您有……

邦：這從何說起嘛……真是——

何：所以很急着要我走——

邦：真太不像話了。

何：太太也是一番好意，

邦：唉——後來呢……

何：後來……太太要給我一筆錢，要我快走……我知道假如我拿了，就等於承認……但是……我真的很需要錢。

邦：太委屈你了。

何：所以……

△幼玲與高采烈回來。

何：我承認對你有好感……

△幼玲大驚，在門口偷聽，

邦：（安慰地）我了解了。

△幼玲憤怒欲出

何：我真的很對不起你，我不應該連累你的。

△幼玲再次偷聽。

何：我不應該拿太太的錢的……可是我唯一的女兒要出國念書，這是她最大的願望，我這個做母親的一定要湊到錢讓她去……要

是我不拿那筆錢，太太還是要辭掉我的……那……我上那去借……

邦：天下父母心——可是也犯不著——

何：我已經是個上了年紀的人了，能照顧孩子的日子也不多了，孩子好，是我最大的心願……這次太太誤會我對您有企圖……要

拿錢給我，趕我走，要不是因為孩子……我——趙先生！連累你了。

邦：我不打緊！你的名譽——

何：趙先生！你真是個好人。

△幼玲傷心離去！

何：謝謝你……太太的錢我不會白拿的，……等我再找到工作我會還他的……

邦：不……不……我剛才已經跟心琪商量過，你繼續做下去……

何：可是——這——

邦：錢的事情你放心，這件事就別再說了……

△格平上，見狀，又下，再上

董：嗯……有沒有人呀（故意地）

何……(下)

△子邦轉身兩人同時嚇一跳

邦：咦？你又回來了！

董：我剛才忘了，有件大事要找叔叔商量！

邦：大事？

△格平神祕四處望

董：心琪不在！

邦：他回房休息啦。

董：(暗喜)那也沒關係，以後再告訴他。

邦：什麼大事，很重要吧。

董：我有個發大財的機會要讓叔叔分享，近幾年來……我國紡織工業快速的發展，產品精良已經達到國際水準，不但出口增加，

品質更受歡迎。並參加了本屆國際紡織商展，預料會收到大批的訂單，因為……利潤優厚，所以……想邀請叔叔加入股份。

邦：要我投資？

董：保證穩賺不賠。

邦：那麼有把握？……好！我想聽聽你業務進行的方針和如何的將產品打入國際商場。

董：目前……我國工商業雖發達，但是距離先進國家仍然有段距離，因此必須儘量的學習外國產品的優點。這已經到了相當水準

，成品足以亂真，即使打上歐美名牌商標在市場上也能暢通無阻。

邦：這表示產品精良，發展潛力很大！

董：是的！一方面基於國人對於國產品缺乏信心，消費者不愛用國貨，另一方面又因為產品商標尚未在國際打開知名度……因此不

得不遷就國外已成名的商品拓展銷路，這樣……一來不但符合消費者「崇洋迷信」的心理，也使我們的產品安穩的寄生在名

牌的商標裏，賺取外匯，叔叔！您看我這個腦筋動得不錯吧！

△格平洋洋得意說著

△子邦聽後憤憤不平

邦：糟糕透了！你這種行爲根本就是投機生意！雖然開始時可以大撈一筆，一旦讓消費者查獲，非但在內銷市場發生困擾，在推展外銷市場也將造成重大障礙。「三流貨色打上中華民國，臺灣製造，一流貨色却用上僞冒歐美國家的商標」，無論如何都不會符合你長遠利益的設想。這不但鼓勵了崇洋媚外的心理，更嚴重破壞國人民族的自尊心。

董：可是……我的生意現在不是做得很好也賺錢啦……並沒發生你所說的嚴重後果……即使被查獲，多數也是以易科罰金，代替判刑，罰金也不高，我們可以不在乎。

邦：（激動）這就是你違背商業道德的可恥觀念，還敢參加國際商展！真是丟人丟到國外去了！……就是少數像你這種不肖商人把我們國家信譽搞壞，使我們受到輕視在別人國家裏抬不起頭……你……你給我滾出去！

董：別發火啦，我找你是商談合股投資賺大錢的機會，您這樣就太不近情理！

邦：我對事！不對人！像你這種奸商人人喊打，不僅短視，簡直無恥！你最好馬上走！要不然我真會去檢舉你！

董：天生萬物必有一用，……我成了受氣包了！

△子邦欲大吼

△董格平揮手示意暫停

董：我知道！滾！

——幕落——

第四幕（第一場）

啓幕

時間：燥熱的下午

△董氏夫婦在院內竊竊私語

△客廳裏正播著熱門音樂

△瑞華：家倩在跳舞，瑞華姿態極爲惡劣

△田筱德打扮的花枝招展與第一次出現趙家迥然不同。

△瑞華不停

倩：走開！我告訴你，我有一大堆男朋友，你啊——（忽然想到田筱德在旁）

△田筱德對其瞪眼，假裝嫌唱機聲太大，受不了

田：小聲一點，我精神都快崩潰了。

倩：你看你！

瑞：（笑了笑）嘻！阿姨！我表演一支最流行的狄斯可給您看……

田：我那有心來看你跳舞。

倩：田阿姨等我叔公都不耐煩了，你別找挨罵。

瑞：這……你就錯了，在美國這種舞從老跳到小，每個人都有一招……我是怕你叔公待會請阿姨到舞廳去，她不會跳就出洋相啦！

田：（不安）真的嗎？

瑞：當然！很多歸國華僑都是這樣，我敢打包票他一定會去跳舞，到時候……全場就看阿姨一個人乾坐的當花瓶！

田：有那麼嚴重！（斟酌）瑞華……你可不可以教阿姨跳你那種舞？

瑞：好哇！！沒問題。

瑞華重新放好唱片

倩：阿姨！他那種太醜了，我的比較好看……而且一學就會！

田：（樂不可支）好！好！好！我兩種都學。

△田筱德夾在中間胡亂跟著比劃

△趙氏夫婦將子邦勉強從裏推出

邦：多彆扭，我不太想去！

琪：沒關係，叔叔只要應付一下就行了。

娟：對！可千萬不要答應什麼。

邦：就是因爲這樣，我覺得好像欺騙人家。

△田筱德學得正起勁，望見子邦急忙收斂坐好。

倩：阿姨來嘛！繼續跳嘛！

瑞：是呀！妳跳得不錯！

田緊張搖手暗示，一面又恢復原先冷漠表情

家倩會意收起唱機

瑞：玩得正高興……怎麼不放了……沒有音樂我也照跳不誤！

倩：好啦！二百五。

邦：對……對不起……讓你久等了！

田：我們可以走了吧！

琪：可以。

倩：田姊姊：你今天穿得真漂亮！

田：是的：雖然我會經標榜過女人的胭脂、口紅、裙子、裝飾品是勾引取悅男人的低級東西，可是……也難免受到時代潮流的影

響，所以我只好改變啦！

△田筱德走向子邦挽著其手

△子邦無奈硬著頭皮，吸口氣出

妻：姊姊：你們要走啦……再見。

董：祝你們玩得愉快。

董妻在其後又愁眉苦臉

妻：他理都沒理你，叫你不要急著打草驚蛇偏不聽，現在什麼都泡湯了，錢再弄不到手，被別人再告你個詐欺……我看你就去坐

牢！

董：別著急……那老小子既然不上路，也不至於把事做絕，何況……他姪子也已經交錢投資了，然後……再利用心琪在社會的聲

望地位，拖他下水，什麼問題不好解決。

妻：對！只要拉住小的，老的也沒辦法，可是……：叔叔那兒都扯破臉了，……姊姊的事……我看……也沒指望了，……跟心琪會不會不好說話！

董：這就是今天來的目的！叔叔已經不接受我們的道歉，我們就挑撥他們叔姪之間的感情。

△瑞華隨著音樂一路跳出

瑞：爸！媽！人家請你們到裏面坐呢！

董：我們進去吧。

妻：瑞華，從現在開始……你要在何嫂的女兒下一番功夫啦！

瑞：爲什麼！

妻：老頭子對她媽有興趣呀！

瑞：我不喜歡書呆子。

妻：媽在家怎麼跟你說的！

瑞：下回不能再麻煩我了！（正式的）要是出紕漏……妳可要負責。

△董家人進，兩家見面氣氛相當冷場

董：心琪兄：我該怎麼說呢！

琪：你來得正好，我有話要告訴你。

董：你不說也够我們內疚啦，我對於這件事非常的遺憾！……希望能得到你的諒解。

琪：這樣客氣……我反而不好意思。

董：……不好意思！

琪：叔叔本來不想赴這個約會，我和培娟也覺得他們不合適。感情這方面的事本來就勉強不得。

董：原來你是說這個！

妻：（竊語）他們大概還不知道怎麼回事……我看……要先下手爲強。

娟：你在說什麼呀！

董：哦！昨天我已經和叔叔商談過合股的事了。

琪：（驚訝！）

董：我們談到業務未來的進行方針和如何開拓銷路打進國際市場。

琪：（勃然）你憑那點這樣做！既然你與我有言在先攜手合作，爲什麼又單獨找我叔叔呢，這已經表示你爲了利益而不顧多年的交情。

董：你誤會了，我董某人絕不會如此卑鄙。何況心琪兄也加入股份投資。

琪：那是我多年全部的儲蓄。

董：由於最近工商業不景氣，公司又大批採購原料擴建廠房，資金一時轉不過來，如果虧損；你也會受到影響。

娟：可是你找叔叔幫忙，事先怎麼不讓我們知道。

妻：其實格平也是一番好意，你想想……叔姪倆談錢的事，不很現實嗎……爲了怕你們不好講話，所以……情願讓人誤會，他這樣做都是爲趙家著想。

琪：事先沒商量好，誰曉得！

董：所以小弟今天專程來負荆請罪，請別見怪，多多原諒包涵！

△心琪培娟見其夫婦如此，反倒不好意思

娟：心琪……人家夫婦都道歉了，就不要再計較什麼。

琪：好吧！既然誤會解釋開了……大家還都是朋友。

△兩家夫婦盡釋前嫌

妻：我一直有個疑問？

董：什麼疑問？

妻：我老是覺得有件事不對勁？

琪：董太太，什麼事呀！

妻：我說的不對……大家也別見怪。

娟：快說嘛……別賣關子。

妻：我覺得叔叔的情況，會不會不如我們實際上想像那樣……

娟：哪樣？

妻：在國外混不開才回國投靠你們！

董：太太！沒憑沒據的妳可別亂講。

妻：我當然有事實證明。

董：什麼證明！

△董氏夫婦自說自話

妻：第一：叔叔要是有意義的話，在國內商業界應該很出風頭。

第二：爲什麼老是穿那件破夾克……還有我先生和他談生意，他都儘量找藉口迴避，一番好意反倒挨了頓罵。

董：（考慮）妳說得也有道理……不可能！

娟：我也覺得叔叔並不像我們所想的樣子！

琪：連妳也如此感覺？

董：心琪兒，如果真有這種情況……還是先了解比較好！

琪：叔叔的確不像從前慷慨大方，但也不能貿然斷言。

娟：回國探親也不送禮，只請吃套燒餅油條，真小氣。

妻：（虛僞）我看！最好調查叔叔的底細！看他到底有幾把刷子。

董：其實真假都無所謂，最要緊就是心裏要有個準備……否則……到時白忙一場空歡喜。

琪：那要如何著手調查呢？

妻：簡單！只要檢查他帶的東西就可以猜出大概。

琪：好，我也想趕快了解真象，弄個清楚。

娟：是不是要搜叔叔的房間？

董：只好如此！

妻：那我們去查吧。

董：這樣好了，嫂夫人和我內人進去搜，我們倆個到外面把風，心琪兄意下如何？

琪：我覺得——我們成了小偷啦……

董：這也是不得已。

妻：開始吧！

△大家分頭進行工作

△心琪，格平經過院子時，瑞華與家倩正在卿卿我我

△瑞華發現急忙起身

瑞：兩位爸爸要去哪？哦不！我是說乾爹和爸爸！

董：我們忙正經事，你也來幫忙！

琪：寶貝女兒，你到叔公房間裏幫妳媽找點東西。

倩：叔公房間裏……有什麼東西好找？

琪：別問！去了就知道。

董：瑞華，你就待在客廳替我們傳遞口信，一有動靜就通知妳媽趕緊出來。

瑞：好！真刺激！幹這種事最過癮。

董：快去！

△瑞華家倩立刻執行任務

△家倩進房間後，客廳只剩下瑞華

△瑞華枯坐客廳覺無聊之際，突想起何事，興奮的梳梳頭髮，端正一下衣服

△向裏喊著

瑞：何幼玲！何小姐！外面有位瀟灑的男孩找你。

△瑞華說完急忙坐於沙發，點根煙抽著

OS：馬上來，誰呀！

△幼玲帶著書本匆匆上，顯然在房間裏用功著

幼：誰找我；那位？

△瑞華狡猾的咳聲

瑞：我！妳叫何幼玲，對不對。

幼：剛才你喊我？有什麼事嗎！

瑞：隨便聊聊天。

幼：我心情不好，如果沒有重要的事，對不起失陪了。

瑞：慢點走嘛，你還沒有問我是誰呀！

幼：你是董家的大少爺，我知道。

瑞：別挖苦了，我叫董瑞華，早對妳傾慕已久。

幼：愧不敢當，我對你並沒印象。

瑞：我現在越來相信郎才女貌這句話，一見到妳我就被妳這活潑可愛的模樣吸引住，在我所有認識的女孩中，包括我媽，都沒像妳這麼動人。

幼：是嗎？

瑞：我覺得我們很有緣份，或是上天故意的安排，讓我終於遇上你，成爲妳感情的俘虜。

幼：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沒如你描繪那麼好，真不懂，你目標怎會朝向我，或許有別的企圖，雖然現在我很難過，不過我願意先把明天最重要的一科攔在一旁，冒着被當的危險和你談談，希望這樣對你值得……對我也有幫助。

瑞：值得，當然值得，如能「聊博一粲」，此乃我「畢生之幸事」（自誤）嘻嘻……我也會講兩句文言文。

幼：據我平常觀察，很多男孩追女孩，其目的常在於「追」而非女孩子，於是花樣層出不窮，然後就是……建立什麼乾哥，乾妹

的交誼，最後就慢慢超乎友誼，這無非是一種手段，一種親近女孩的手段，故而追到手之時低聲下氣，一旦死心塌地跟著你時，你又開始有了新目標。

瑞：我覺得男孩女孩在一塊完全是直覺反應，只要兩情相悅就是理想的一對。

幼：原來……你所看見的只是別人的外表，那我又有什麼好說的呢。

瑞：現在時下年輕人追求的就是享受玩樂，只要日子過得舒服，不就是一種幸福！

幼：是的！你除了將自己扮成闊少爺，穿的是外國進口貨，行則即是小包車，吃則大餐館，從沒想到這些全是父母辛苦賺來的血汗錢，自己只是個寄生蟲，就儘拿這些東西來耍寶，根本無經濟獨立基礎能力，就高談闊論享受玩樂。

瑞：你不要教訓我！幼玲！！人都是有感情的，又何必苦苦作繭自縛，比別人多唸了幾本書也是需要愛的呀！

幼：我並沒排斥，當然我也會嘗試。我說出來的只是一種看法，國家需要的是充滿朝氣活力向上的青年，而不是一些沉迷玩樂享受的紈袴子弟。

瑞：哼！我好意找妳聊天，不想讓妳埋在書堆裏，反而挨妳一頓罵，真不是味道。

幼：我只是勸導並沒有惡言相向！

瑞：還說沒有，妳已經說得我無地自容，嚴重的影響我的自尊心，我……我從來沒有失敗過……

△瑞華說着竟然泣不成聲。

△幼玲被其突如其來不知所措。

幼：我說話也許很直，可是你是個大男生……不應該這麼難過……我要進去溫習功課了。

△幼玲拿起課本回房。

△瑞華見其離去，知道詭計失敗，收起哭容。

瑞：頑固的書呆子！

△瑞華氣得握拳跺腳。

——暗轉——

第四幕（第二場）

燈亮

時間：同天雷雨交加的晚上

△趙、董兩家頹廢的坐於客廳

△尤其心琪一臉悵然所失的感覺

△董妻按捺不住

妻：我說嘛，他的確是個空心大佬官，幸好我們及時查出來，不然還真不曉得會被騙到什麼時候。

董：（嘆氣）唉——太過份了，沒想到叔叔竟是這種人。

琪：（茫然）培娟，這張船票真的是從叔叔那兒拿來的？

娟：嗯。在牛仔褲的後口袋！

妻：你想想，要是有錢的大富翁，可能坐貨櫃船嗎？我還以為坐的是豪華大郵輪來的呢！

董：算了吧，他比我都還差勁，財神爺變成了空心菜。

妻：他怎麼好意思投靠你們騙吃騙喝？

董：這種人我最了解，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有一個賴一個，不找他們找誰呀。

琪：這件事我不想追究了，你們也不必看得太嚴重。

董：不！一個人的信用最要緊，我最討厭就是受到欺騙。

娟：心琪，我要叔叔把我們房間讓回來，讓他去住又小又不舒服的那間。

琪：妳看著辦吧。

△子邦冒雨突然進來。

△兩家怪異的對看，空氣十分沉悶。

邦：大家都在等我呀，真不好意思。晚飯我已經吃過了你們自個去吃吧！

妻：（諷刺）等雨停了我們再吃。

邦：也好，免得淋溼衣服反而沒有胃口。

董：（偽善）叔叔今天這個約會好玩吧！

邦：挺有意思的。

董：怎麼有意思？

△子邦顯然尚未發現情況不對。

邦：起先我們都很拘謹不自在，後來慢慢了解了，話匣就扯開了，彼此聊得也很高興。

娟：那可真不容易，進展蠻不錯嘛。

邦：晚飯就是一塊到餐廳吃的。說到吃……她可真來勁，猛挾雞屁股給我。還說……這玩藝蛋白質高要常吃，連最後的飯後水果

來了盤西瓜連西瓜的皮她都不放過，說吃了以後可以降血壓呢，哈哈（笑著說）……後來我就仔細的分析研究總算有個結論，

發現一個女人如果對感情的渴望不能得到的話，往往就會移轉到嘴的上頭，所以難怪她會終日講究吃的營養，連西瓜皮都吃！

△子邦說完不住的捧腹大笑。

△眾人冷漠，無動於衷。

△子邦楞住很窘但仍不明究裏。

妻：後來呢？（輕視的問）。

邦：後來我終於鼓起勇氣對她說出我的感覺。

董：什麼感覺（審問口氣）

邦：我老實的告訴她，我們本來就不適合在一起，是讓人硬湊合的，即使能勉強過日子也非如她所願。

妻：我姊怎麼說？

邦：她也坦白對我講，要不是日子過得快，青春不再，怎麼挑，怎麼選也輪不到我，約會就此結束。

△子邦說完仍訕笑著。

妻：早該結束了，搞了半天你便宜佔够了，竟然還敢調戲我姊姊。

邦：（驚訝）沒有哇！……

董：好啦，不用解釋。哼！那天平白無故讓你臭罵一頓，今天可被我逮到機會啦，看看到底誰比較無恥。

邦：你竟還敢在我面前出言不遜，我非得揭露你偽善的面孔不可。

董：你揭露呀！誰會聽你的。還是由我來掀掀你的底牌吧！

△子邦用懷疑目光望著心琪希望得到答案

邦：掀我底牌？

琪：（爲難）叔叔，你不該瞞著我，當初你來的時候要是先表明身份，我們就不會抱著滿懷的希望而至於落空！

邦：（恍然）原來你們已經調查過我！

妻：哼！早就拆穿你的西洋鏡囉。

邦：不對呀？（對董氏）那你們夫婦就更應該巴結我……

董：老趙，我看你叔叔不僅是個窮光蛋，連神經都不太正常。

琪：唉——也不要太讓人難堪，畢竟還是我的叔叔。

邦：（欣慰）姪子總歸姪子，終於替我說了句話。就沖你這句話，我一定會幫助你渡過難關！

妻：他好像真的瘋了！

董：大概受不了這個打擊的刺激。

△子邦猛抽著鼻子望着四週

△衆人大驚以爲其將發作

邦：（大聲）哈啾——儘顧着說話都忘了換下濕衣服，感冒了。

△大家楞着看子邦回房

娟：叔叔，我和心琪想搬回原來房間，復會你把東西讓一讓，住到我們這一間。

邦：好。房子大我住得也不習慣，小一點反而舒服。

△子邦落寞的下場

琪：幫助我渡過難關？一定有什麼原因才使叔叔這樣說！

董：他都已經一文不名了，自身難保還助你渡什麼難關。

娟：你們不是也認了這個叔叔，我看就讓叔叔暫時住在妳那兒好了，我們這房子太小不方便！

妻：（急喊）這怎麼可以呢，親人和外人是分別的。雖然我們家不多個人吃飯，也怕鄰居講閒話，不行。

董：如果他肯當我司機替我開車，我還可以勉強收留。

△電話鈴響

△心琪去接

琪：喂，我是心琪……你是瑞華！找你爸爸？他在，等一下。

董：我兒子打來的。

△董格平接聽

董：喂，我是爸爸，兒子什麼事？吡（驚訝語）房子已經被銀行查封了（搗著話筒怕心琪聽到）要我回來處理……千萬別讓他們找到這來，家裏有個手提箱放有護照，趕快拿出來。

△格平揮汗掛下電話

△發現大家正傾耳聆聽

△格平裝無所謂樣，呲牙一笑

琪：老董，什麼事這樣神祕？

董：沒事！家裏來些廠商要談生意，我請他們改天再來。

琪：對了，關於我交給你的證件資料，買下的股權，那時辦好過戶手續。

董：快了！等原料採購回來，馬上你就可以接管辦理。太太我想別打擾人家太久，該告辭了。

△格平暗示董妻

妻：（覺悟）噢！好。

△家倩慌張從外衝進

倩：（着急）爸爸，你上報了，上報了。

娟：丫頭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你爸的文章是經常上報呀！

倩：（急喘）不：不是。我和瑞華本來去看電影……買了份晚報……突然看到爸爸的名字。

琪：妳看錯了，或許是同名吧！

倩：沒錯！董叔叔的名字排在你前面！

妻：兒子剛才打來電話，就是……

琪：報紙快拿來我看……董氏紡織企業涉嫌惡性倒閉，負責人董格平、趙心琪……（報紙掉落）完了，我的投資完了，我的名譽也完了！

娟：（悲切）你們怎麼好意思害我們哪！

妻：趙太太，妳別……別難過，這也是不得已。

董：（狡賴）心琪兄我是不想拖住你，可是我已經山窮水盡走投無路，本以為只要以您在社會的地位名望，或許能保持公司信譽獲得轉機，沒想到還是垮台。

琪：（喃喃自語）完了……一切完了，多年心血，好不容易在文壇新聞界站住了腳，就這樣完了……你打算現在怎麼辦？

董：臺灣我是待不下去了，我準備舉家逃往國外，幸好我還有筆錢存在外國銀行裏。

娟：那……我們呢？

妻：等我們安頓好了，過了這個危險期，再安排你們來！

董：對，到時你的資金一定加倍奉還。

琪：你簡直恩將仇報！想一走了之！沒那麼容易，我不好過，你也活不了（吼叫）
△心琪崩潰瘋狂的奔向格平

琪：我掐死你！

△一陣混亂

妻：不得了，出人命啦！

娟：心琪，冷靜一點……

倩：爸爸，不要這樣……

△心琪終於被推開

△董格平痛苦的摸著脖子

董：（呻吟）哎喲我的媽！

△子邦，何嫂，受驚動奔上

邦：怎麼回事！

董：（毒棘）趙心琪，別怨我狠心拆爛污，只怪你交友不慎，你不是曾經極力反對崇洋的心理，人才的外流嗎？哼！那麼像你這種「人才」就乖乖的待在國內替我解決財務糾紛，我才不管你的死活！

△瑞華提皮箱匆匆進場

瑞：爸媽，東西我帶來了。

董：好！咱們走。

倩：瑞華，你對我要怎麼交待？

瑞：身不由己，我對妳也沒什麼好交待了。

倩：你的意思……

瑞：妳被甩了。

倩：（難過）媽！

琪：混賬！放開我……讓我宰了他們！放開……

△心琪被按住，董家人驚，欲退

邦：（大吼）都回來！

△董家人又受其吼聲嚇一跳

董：幹什麼？

邦：你真以為走的天高皇帝遠，丟下爛賬就會有倒楣的人承擔。

妻：笑話！難道你趙子邦還有能耐留住我們？

董：別理這個老小子，走吧。

邦：慢著，或許你們想真正了解我的身份。

妻：早知道啦！你來這裏騙吃騙喝，也不是好東西。

邦：到底是誰在招搖撞騙，一會馬上就曉得。

△子邦從口袋掏出幾張紙條交與董妻。

妻：（細看後）格平！這是你開的支票也？

△格平一把搶去

董：沒錯。你手上怎麼會有我的支票？

邦：（單刀直入解釋）你托運成品外銷的貨輪正好不湊巧屬於我的船務公司，而你付船運費的支票銀行都拒收，說起來我也是你的債權人！

董：（恐懼）難道……

△心琪，培娟瞪大了眼驚喜望著子邦

邦：沒錯！「邦琪船運公司」正是敝人所經營！

妻：（馬上變臉）嘎！你就是臺灣的「歐納西斯」呀！

邦：不敢當，但規模也不算小。

△董氏夫婦不知道羞恥的逢迎

董：哎呀，我就說嘛，叔叔的確是不簡單的人物，他們還不信。

妻：我真是瞎了狗眼，原來叔叔是個貴人！

娟：（興奮說不出話）心琪，他！他是我們的叔叔。

△心琪突然抱頭痛苦傷心萬分

邦：你們大家除了何嫂母女以外，大概心琪還把我這叔叔看在眼裏，所以我答應過他一定會幫他渡過難關！

娟：心琪，你得救了，別難過了嘛。

△心琪却越哭越大聲

邦：當初我赤手空拳到國外闖天下：從碼頭工作起，多年的奮鬥總算在船業界佔了一席之地，但還是保持我以往勤儉的習慣，我記得出國前曾對心琪表示，他的叔叔絕不是光叫著好聽，而是能讓他引以為傲。所以創設公司我就取名「邦琪」讓心琪分享他叔叔成功的榮耀。

董：（厚臉皮）嘻嘻；叔叔你忘記我了……

邦：放心，我不會！

董：（會錯意）叔叔真是大好人，您的大恩大德寬宏肚量，我永生難忘

邦：別急著先謝，聽我說完，凡是在商場努力耕耘的正派人物，最痛恨的就是你這種拒絕往來戶，尤其是惡性倒閉，拆下爛污用一走了之來逃避現實，以不要國家不要親友，不要名譽，人格，換取不義之財。這樣的代價值得嗎？只能說你聰明反被聰明誤！

董：叔叔罵的好，我董格平其實懂個屁！

邦：既然如此，我想這也不必送行了，你就自己到法院去吧！

董：嘎！要我自首？

邦：你的大名都上了頭版新聞，債權人早就把你盯牢，休想溜出國外，還是早點投案，免得成了通緝犯。

妻：（傷心）格平要是關進去，就要三年看不見叔叔呀！

邦：不要太感情用事，你在裏面行為良好會提前假釋。如果你肯真的洗心革面，你家裏的生活費我會負責。

董：唉——也好吧，反正我三成罰金也交不出來。

娟：叔叔，他們對你這麼壞，不要饒過他們。

琪：（憤怒）好了，培娟。

瑞：家倩，真高興我們又能在一塊了。

倩：滾你的！我要考大學沒時間。

瑞：你考大學？（忍住笑）

△趙家人驚而轉喜

邦：何嫂，這幾天來只有妳對我最誠懇，雖然我們並沒很深的交往，但妳的服務態度容忍精神，讓人親切敬佩。我決定供給幼玲完成學業拿到最高學位！

何：這……（高興）

幼：不！媽……：我不去了！

△何嫂猶豫望著幼玲

何：這不是妳最大的願望——

幼：我的意思是今年我不去了。……我要找工作，自己賺錢……：

何：可是……：

幼：媽！我太自私了！

△子邦受感

邦：我看這樣好了，家倩不是要考大學嗎，就讓幼玲做她的家教！

倩：噢！真的要考啊！（自語）我只是說著玩的。

邦：對！妳的功課就讓幼玲負責。

幼：（興奮）我……：可以嗎——

何：謝謝——

△趙家人親蜜歡聚

△董家人不好意思地冷落一旁

娟：心琪，那你以後怎麼辦！

琪：今天的遭遇雖然極富戲劇性，但對我的影響却有重大的改變，也可以說是生命的轉捩點，我不再不務實際的隨便批評，空口

無憑的說大道理，我……

△燈熄

△衆笑

心琪：哎——我還沒說完……

△鑼響

——幕落——